

論

海

歷代陸贄論海卷六十四

慈谿繩史李思浩定

古董編王蔡和鐫

唐

陸贄

石晉劉昫

近代論陸宣公比漢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求望淪蹟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失贄至台鉉不為不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富于髡以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為此也贄居珥筆之列調飪之地欲以片心除眾弊獨手遏羣邪君上不諒其誠羣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惟哲人告之諄言又有聽爾諄我之悵此皆賢人君子數言不見用也故亮咨禹拜千載一時攜手提耳豈容易哉

陸贄

宋宋祁

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已及乎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稷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贄自罷翰林以為與吳通元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警也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法炳炳如丹帝所用讒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陸贄

宋蘇軾

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于事情言不離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迪天下之志何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勸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銷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于用人聽言之法治邊

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憲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留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

陸贄

明王紳

智足以窮天下之變故而不能保其言之必用德足以動人主之敬慕而不能信其道之必行其故何哉蓋在我者我不得而致其力在于天者雖聖人不能違天而彊取况君子乎當周之季王道湮微列國諸侯爭雄競利以取強弱于反掌天下之民嗷嗷望治者亦久且眾矣時若以孔孟之賢假之以輔相之位立伊周之績易易耳夫何天未厭亂竟使其棲棲焉皇皇焉逐跡魯衛齊梁之間有見其儀刑而樂告之政事者有欲以中國而授之室者然卒無所遇豈其智不足而德不周與桔于天而莫之能為也每歎李唐屢經女主之禍三光已晦而復明宗社既危而再安至德宗之時亦已極矣夫豈無撥亂反正之才于其間以應世用哉蓋在有才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盡其才也嘗攷陸贄以聖賢之學經濟之具擴忠誠蹇蹇諤諤當國步艱擾之時君臣否隔之日于天下之事無不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當使德宗能盡聽之則奉天之幸未必見而興元之奔必不舉矣雖然贄之職歷近待而大拜矣位之非疎遠也贄之言施之于事而參密謀矣計非全不用矣觀其論李萬榮要君逆帥不當授以節鉞所以正亂世之綱常辨李楚琳棄逆從順不可乘機詐取所以安天下之反側奉天罪己之詔則惟恐其言之不切而行之不果慮諸鎮之跋扈則力諫以推誠待人誠國家之著龜救時之藥石也故德宗雖甚猜疑至于理到之言不容不服孔子曰法語之言云繹之為貴及考薦李異于前業已許而更用者乃在辟戾之裴延齡論臺省舉吏章已上而蒙嘉納矣卒格而不行于是知夫德宗用其一二者非誠心素志也外則迫于艱蹙而贄之言克中于事情內則秉彝好德之心人所同然而贄之賢簡在帝心者非一日也其後大憝既除而怠心

漸恣私欲已熾而良心鮮終于是平昔之拂人者稍稍見加矣孔子又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是故醴酒不設非有大故而識者已知為髡鉗之漸贊宜不接浙而行猶徘徊顧盼冀其庶幾乎改故卒及于辱于是陽城之戰雖切而忠州之行已決矣且唐之稱賢相者若杜房之功業魏徵之諫諍姚宋張韓之政事不謂無其人求其學術之懿識見之正惟贊一人而已庶幾董仲舒賈誼之徒與其見于事功者僅如此豈非天哉故世之論者謂其能順天而揆事獨不能順天而處己豈過情也哉

補陸贄對德宗

明楊慎

唐德宗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朕獨不覺其然陸贄之對婉矣而未盡也妾不曰所謂古之姦邪者莽操懿溫是也其人皆有功于國有善及人時君倚之以成其惡是真姦邪也盧杞則異是杞之為人無寸功于國無片善于身事事蠹政害民時時妨賢病國始則保朱泚之不反終則存朱泚之篡立車駕播遷宗廟幾滅幸而反正天所贊也原杞之情與抽戈犯蹕者等定杞之罪與謾國無上者等寸斬不足以謝天下族誅不足以謝朝廷聖代之梟獍皇家之鯨鯢也姦邪二字不足以盡之臣已為陛下改過當如太甲懲患當如成王而曰朕獨不覺其然是以梟獍為鸞鳳鯨鯢為龜龍者王言如絲其出如綽天下聞之誰不解體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勿以宗社再試哉世傳宣公對上多訥曰容臣退而思之故張南軒云宣公只是詞臣非宰相才蓋指其相不能行而徒屢疏其言也

陸贄籌國本論

王夫之

陸敬輿之籌國本理原情度時定法可謂無遺矣其有失者則李懷光既誅之後慮有請乘勝討淮西者豫諫德宗罷諸道之兵也諸道罷兵八閱月而陳僊奇斬李希烈之降一如敬輿之算而何以言失邪乃參終始以觀之則淮西十餘年勤天下之兵血戰以爭暴骨如莽者皆于此失其樞機也安危禍福之幾

莫不循理以為本李懷光赴援奉天而朱泚遁盧杞激之而始有叛心雖叛而猶兵歸河東猶曰俟明春平賊據守一隅未敢旁掠州縣僭稱大號也所惡于懷光者殺孔巢父抑巢父輕躁之自取也德宗欲父赦之蓋有自反怨物之心焉李晟馬燧李泌堅持以為不可斯亦過矣若希烈者勝孤弱狂愚之梁崇義既無大功于唐室且當討崇義之日廷臣爭其不可任而德宗推誠以任之賊平賞渥唐無毫髮之負遽乘危以反僭大號以與天子競存亡力弱于祿山而惡相敵矣此而可忍萬世之綱紀裂矣何居乎敬輿之欲止其討也乘何中已下之勢河北三帥斂手歸命虜已窮之寇易于拉朽乃吝一舉之勞而曰不有人禍必有鬼誅為天下君而坐待鬼誅則亦惡用天子為也俟人禍之加則陳僊奇因以反禍而吳少誠踵之淮西數十年不戢之焚皆自此啟之矣原情定罪而罪有等差飭法明倫而法有輕重委之鬼誅則神所弗佑待之人禍則眾難方興懷光可赦希烈必不可容法之所垂情之所哀道之所定抑即勢之所審而四海之觀瞻將來之事變皆于此焉決也故敬輿之于此失也遂命李晟渾瑊馬燧一將臨之而淮蔡蕩平天下清晏吳少誠三世之禍不足以興而淄青平盧魏博之逆志亦消矣失之垂成良可惜哉

陸贄爵賞論

王夫之

漢有推恩之詔則賜民爵不知當時天下何以位置此盈廷盈野之有爵者也或者承三代之餘方五十里之小國卿大夫士亦林立于此閭之中民之無爵者遂不得比數于人類漢亦聊以此謝其觖望也無祿之爵無位之官浮寄于君子野人之間而天下不亂者未之有德宗蒙塵梁漢國儲已空賞無可行以爵代賞陸敬輿曰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夫爵而僅以佐利之窮名而詭于虛以誘人之悅天子尚誰與守官而民志亦奚以定乎且夫唐之所以自喪其柄而亂生不已者何耶輕虛名以招實禍也一降賊而平章矣御史大夫矣其去天子直尋丈之間耳李惟岳之求節鉞德宗固曰賊本無資假我位號以

聚眾耳是明知爵命之適以長亂矣時威勢窮不得已而又用之則人主之能操魁柄以制四方者誠難矣哉獻瓜果之民賜以試官敬輿以為不可誠不可矣要其實豈但獻瓜果者乎奏小功小效于軍中而驟予以崇階使與功臣能吏相齒以進下傲上賤妨貴以一日之微勞掩生平之大節甚則伶人廝養陵乘清流積閥之間又惡足以勸忠而鼓士氣哉敬輿此論猶爭於其末而遺其本也賊以利啗我以名餌術相若矣利實名虛勢不敵矣夫亦恃唐祚未窮而朱滔李懷光皆猥陋人無固志耳不然是術也允足以亡矣慎重其賞則一縑亦足以明恩一級固足以昭貴如其記濫無紀人亦何用此告身以博食酒邪故當多事之秋倍重名器之于非吝也祿以隨爵位以隨定則效節戮力以拔自寒微登于顯秩者無近功而有大利固無患人之不勸也德宗私于吝而終于濫中無主而一發遂不能收敬輿欲挽之而不能邪抑其謀之未足以及此邪爵元賤欲望天下之安必不可得之數

陸贄料敵論

王夫之

奚以知其為大智哉為人所欺者是已奚以知其能大治哉不憂人之亂我者是已故堯任伯鯨而聖不可知子產信校人而智不可及蓋其審乎理亂安危得失之大綱求成吾事求濟吾求全吾德功焉而止其他是非利害百說雖進于前且姑聽之必不可者我既不為之移矣彼小人之情有愚而不知者焉有躁而不審者焉有隨時傾動而無適守者焉有規小利而覩幸得之者焉凡此皆不足以挽我之大猷傷我之經德無論其得與不得情識有涯而善敗亦小欣然笑聽以徐俟其所終即令其姦私讎而事有妨要亦于我無傷而惡用窮之哉所欺者小竊吾之需濡而止校人之詐僅食一魚也所欺者大自有法以議其後禹不能為鯀庇也捐大法捐小利以聽小人之或微薄福而或即大刑志不撓神不驚吾之所以救幾于理亂安危得失者如日月之中天不驅雲而自照者也知者知此而其智大矣以治天下罔不治

笑德宗自言山北來者張呈賊勢頗似窺覘陸敬輿曰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智哉言乎夫張望者之情大要可見矣愚而驚躁而懼時傾動而道聽塗說其言不足信其情可矜也吾之強弱在人耳目之間何必窺覘而始悉吾所欲為者大義在討賊而無所隱進止之機在俄頃而必不輕示初至之人即使其為窺覘也亦何足以為吾之大患且將情窮迹露自趣于死而奚容早為防制哉敬輿之說非徒為濶略之語以誇識量也取天下之情偽而極之誠無所用其彌縫之精核矣名者實之所自薄也故好名為士之大抑聞之曰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斯亦非無謂之言蓋為人君取士勸獎天下于君子之途而言也士以誠自盡而遠乎名則念深而義固上以誠責下而忌其名則情睽而恥利故名者亦人治之大者也因義而立謂之名義有節而不可踰謂之名節人君之求于士者節義而已名固有相因而起者焉臯夔逢比皆名之可慕者也惟所好在名則非必臯夔而必謂臯夔之言彼固不足為臯夔而君可與于堯舜矣非必逢比而必為逢比之言彼固不足為逢比而君可免于桀紂矣夫導君以侈引君以貪長君之暴增君之淫讎害君子而固結小人取怨兆民而邀歡戚宦亦何求而不得者名耳則好名者所畏忌而不欲以身試者也于名而不好則好必有所移榮寵其好矣利祿其好矣全身保妻子其好矣人君而惡好名將謂此侃侃有屋敷敷有穀享厚實之小人為誠樸無飾而登進之乎夫所言非道不足以為名君未有過不足以為名時未有危不足以為名取善言而效之乘君瑕而攻之知時危而先言之既而其言驗矣天下相與傳誦之然後忠直先識之名歸焉夫士苟非自好之有素憂國之有誠但以名之所在不恤惡怒不避罪罟而力爭于廷誠為臣之末節而君子之所恥為然其益于賢主也則亦大矣忠信誠慤端靜和平格心非而略人政以遠名而崇實者間世而一遇如有其人固宅揆亮工託孤寄命之選也諫省部寺以降有官守言職者豈必盡得此而庸之乎則汲汲焉求好名之士唯恐不得而加之罪名曰沽

直好名安得此亡國之語哉德宗惡姜公輔之諫謂其指朕過以求名誠指過以求名何惜不予之名而囚自懲其過乎陸敬輿曰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所以平懷諫者之浮氣也實不盡然也予士以名則上敗其實也

陸贄策進取論

王夫之

德宗以進取規畫謀之陸敬輿而敬輿無條奏唯戒德宗之中制俾將帥之智勇得伸以集大功其言曰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上掣其肘下不死綏至哉言乎要非敬輿之初說也古者命將推轂之言曰聞以外將軍制之非帝王制勝之定法乎而後世人主遙制進止之機以取覆敗則唯其中無持守而辯言亂政之妄人惑之斯惑也惑之者多端而莫甚于宦寺宦寺者膽勇而氣浮以肥甘紕繆與輕佻之武人臭味相得故輒敢以知兵自命其欲進也如游魚其欲退也如驚鹿大言炎炎危言惻惻足以動人主之聽人主習聞之因以自詫曰吾亦知兵矣此禍本也既已于鞫鈴之猥說略有所聞矣又以孤立于上兵授于上而生其猜防弗能自決也進喋喋乞乞之士屑屑以商之慎重而樸誠者弗能合也于是有南離帖括乍讀孫吳者即以其章句聲韻之小慧為樽俎折衝之奇謀見荷戈者而即信為兵也見一呼一號一跳一擊者而即謂為勇也圖畫之山川管窺之元象古人偶一試用之機巧而實為神秘以其雕蟲之才炙輶之口言之而成章推之而成理乃以誚元戎宿將之怯而寡謀也競起攘袂而爭之猜閹之君一入其彀中遂以非斥名帥而亟用其說以遙相迫責軍已覆國已危彼瑣瑣云云之子不及功罪悠然事外彼固以人國為嬉者而奈何授之以嬉也庸君陋相以寡識而多疑者古今相襲而不悟嗚呼亦可為大哀也已一彼一此死生之命也一進一退者反覆之機也一屈一伸者相乘之氣也運以心警以目度于勢乘以時矢石電集金鼓震耳之下喋血以趨而無容

出諸口者此豈揮毫擁鑪于高軒深室所得與哉以敬輿之博識鴻才豈不可出片語以贊李晟渾瑊之不逮而杜口忘言唯

陸贄言之用不用論

王夫之

陸敬輿之在翰林言無不從及其爰立從違相半其從也皆有弗獲之色焉何也大權者人主之所慎乎小人之所爭忮君子之所慎處者也敬輿之忠直明達允為社稷之臣而鄴侯將卒不急引以自代蓋鄴侯知此位之不易居為德宗謀為敬輿謀固未可遽相敬輿也宰相之重仕宦之止境也苟資望之可為皆垂涎而思得重晉竇參苗晉卿所不敢相排以奪者徒鄴侯耳能忘情而甘出其下也鄴侯以三朝之老立翼戴之功而白衣歸山屈身參佐無求登台輔之心其大服不肖者之心夙矣肅宗欲相之而李輔國忌焉則去代宗欲相之而元載忌焉則去君輪枕以延佇己養重以徘徊乃以大得志于多猜之主宵小盈延而俛首以聽命敬輿豈其等倫哉自扈從以來無日不在君側無事不參大議雖未授白麻而鄴侯既卒其必相也無疑矣嗚呼欲相未相之際姦窺邪伺攢萬矢以射一鵠危矣哉鄴侯之不薦以自代亦全敬輿即以留德宗法家拂士于他日而敬輿不知也今為敬輿計鄴侯在位國政有託而敬輿忘言未可以去乎董晉竇參受平章之命未可以去乎竇參以貪敗物望益歸于己未可以去乎參死參黨疑敬輿之諧未可以去乎與忮陋之趙憬同升未可以去乎沾沾然若留身于巖廊以待枚卜之來則倒授指摘于人而敬輿之危益岌岌矣及既相也裴延齡判度支苦諫而不從吳通元騰謗書于中外姜公輔以洩語坐貶賈耽盧邁相繼而登三事及是而引身已晚矣然且徘徊不決坐待貶斥幾以不保其腰領以自全也不宜以靖國也尤不可矣何也已被罪而忠直之黨危邪佞之志得禍必中于國家也宰相者位亞于人主而權重于百僚者也君子欲盡忠以衛社稷奚必得此而後道可行乎至于相而適人間政

之道結矣欲為繩愆糾謬之臣則不如以筆簡侍帷帟之可自盡也鄭侯知之敬輿弗知也二賢識量之
優劣于此辨矣貞元八年江淮水潦米價加倍畿輔公儲委積陸敬輿請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酌一時之緩急權其重輕信得之矣然未可為立國之令圖也豐凶者不定之數田畝所出則有定之獲
也豐而餘凶而不足通十年之算豐而有餘凶而猶無不足則遠方之租米畢令輕賡京邊之庸調悉使
納米可也如其不然則豐年之所偶餘留之民間以待凶歲使無頓竭之憂奈何乍見其豐遽糴之以空
在民之藏乎為國用計者耕九餘三恒使有餘以待凶歲如其饋餉有限吏祿軍食豐僅給而凶則乏又
值京邊穀餘而價賤則抑以錢絹代給使吏與軍自糴于民猶之可爾何也自糴則食有節而支不糜民
尚不至虛廩困以自匱若官與和糴就令無抑買捐民之弊而必求如額以供坐食者之狼戾與窖藏之
紅朽不復念此粟者他日小民炊烟屢絕求粒米而無從者邪況乎立國有經恒畜有餘以待水旱則江
淮薦飢自可取足太倉捐歲運以蘇民何事歛民之積以虛根本哉敬輿所陳令江淮斗米折錢八十計
其所贏餘錢十萬四千緡一時行之覺為公私之兩利而國無常守之經官操商販之計空內地之積奪
凶歲之儲使牟利之臣因得營私以殃民其失也大矣以要言之京邊之盈餘不可聚于上而急食之也
此不易之定論也

陸贄請罷戍卒論

王夫之

陸敬輿請罷關東諸道防秋戍卒令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藩漢子弟廣開屯田官為收糴自戰自耕于
其所守之地此亦以明府兵番戍之徒勞而自弱不如召募之得也論者于敬輿所陳則聽其說而惜德
宗之不從乃于府兵則贊其得三代之良法而謂不可易貪為議論不審事理自相齟齬罔天下後世以
伸其無據之談如此者亦奚必他為之辯哉即其說以破之而足矣夫折中至當之理存其兩是而後可

定其一得守其一得而後不惑于兩是誠不易也就今日而必法堯舜也即有娓娓長言為委曲因時之論者不可聽也誠不容易也則三代之所仁今日之所暴三代之所利今日之所害必因時而取宜于國民雖有抗古道以相難者不足聽也言府兵則府兵善言折衣糧以召募則召募善心無衡而聽之耳耳無準而聽紙上之迹與胥端之辯受奪于彊辭而傲岸以持已之是唯其言而自謂允愜于天下嗚呼小言破道曲說傷理眾訟于廷文傳于後一人之筆舌旦此夕彼其以萬世之國計民生戲邪不然奚為此喋喋哉持其前後彼此之論以相參則其無目無心如籬竹得風而自鳴技窮矣

陸贄請納本色論

王夫之

自米粟外民所輸者本色折色奚便國之利不宜計也而必計利民利民者非一切之法所可據為典要唯其時而已唐之初制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繒布其後兩税法行繒繒改令納錢陸敬輿上言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請令仍輸本色執常理以言之宜無以易也揣事理以言之則有未允者焉繒繒布之精粗至不齊矣不求其精則民俗之偷也且以行濫之物輸官而吏以包容受賕既損國計導民姦而取有用之絲枲為速敝之絹布滅裂物產于民亦病矣如必求其精且良與而精粗者無定之數也墨吏猾胥操權以苛責為索賄之媒人困不可言矣錢則絡足而無可挾之辭矣以絹布帛繒而易錢愚民雖受欺于姦賈而無恐喝之威則其受抑者無幾雖勞而無大損矣此折錢之一便也樹桑者先王之政後世益之以麻枲吉貝花綿然而不能所在而皆植也桑枲之土取給也易而不產之鄉轉買以充供既以其所產易錢復以具錢而易絹繒繒布三變而後得之又心求中度者以受奸商之騰踊愚氓之困費十為而不能得五也錢則流通于四海而無不可得此又一利也丁田雖有定也而析月分產畸零不能齊一勢之所必然也絹繒繒布必中度以資用單丁寡產尺寸銖兩之分不可以登府庫必計值以求附于

豪右不仁之里不睦之家挾持以虐孤寒無所控也錢則自一錢以上皆可自輸之官此又一利也總集者皆用其新者也民儲積以待非時之待而江鄉雨淫山谷烟蒸色黯非鮮則更不收而民苦于重辦吏既受而轉輸之役者民也舟車在道霖雨之所霑濡稍不謹而成黷敝則上重責而又苦于追償其支給也非能旋轉而旋散之也有積之數十年而朽于藏者矣以給吏士不堪衣被則怨起于下是竭小民機杼之勞委之于糞土矣錢則在民在官以放以收雖百年而不改其恒此又一利也積此數利民雖一勞而永逸上有支給而下有實利金錢流行之世所不能悉使折輸者米粟而已然而民且困焉况欲使之輸中度之絲麻累流運之勞以徒供朽壤乎唐初去古未遠銀未登于用鑄錢尚少故悉徵本色可也敬輿之言惜舊制之湮順愚民不可慮始之情耳金錢大行于上下固無如折色之利民而無病于國也故論治者貴于知通也

陸贄與稅限論

王夫之

陸敬輿論稅限迫促之言曰蠶事方興已輸繅稅農功未畢遽斂穀租上責既嚴吏威愈促急責而耗其半直求假而費其倍償悲哉亂世之民愚哉亂世之君也民之可悲者曩夷中之詩盡之矣其甚者不待二月而始賣新絲五月而始糶新穀也君之愚也促之甚則民益貧民益貧則稅益通耕桑之獲止有此數促之速盡後雖死于桁楊而必無以繼流亡日苦起為盜賊而後下蠲逋之令計其所得減于緩徵者十之三四矣何其愚也迫促之令君惜而不知計民惴而不敢違墨吏得此以張其威嚴猾胥得此以肆其罔毒積金屯粟之豪民得此以持貧民之生死而奪其田廬子歟亂世之上下胥以迫促為便而國日蠹民日死夫誰念之孟子曰用其一緩其二緩之為利溥矣哉所謂緩者非竟置之謂也通數十年而計之緩者數月而已紕邪臣急功之謀斥幣臣吝發之說燭計臣卸責之私姑忍之少待之留一春夏之

間侯之秋冬而明歲之春夏裕矣源源相繼實亦未嘗有緩也統計之于累歲之餘初何有濡遲之憂哉
國家當急遽之時自有不急之費取此而姑忍之少得之可省以應急需者不患乏也而奈何遽責之于
里之遙轉輸之不逮事者也緩者驕帥姦臣墨吏猾夷豪民之大不便而人君深長之益也愚者自不知
耳君愚而百姓之可悲無所控告矣

李鄴侯陸宣公論

朱逢甲

鄴侯宣公皆唐名臣也其得君同其安國同其竭忠同其善諫同其遭忌亦同且又嘗從事德宗而其學
術始終則微有不同而仍歸于同夫鄴侯得君最早肅宗為太子即與為友宣公得君亦最早德宗為太
子即耳其名肅宗與鄴侯同卧起與參機密為白衣宰相德宗與宣公同患難與商詔旨為翰林內相肅
宗求鄴侯手札名之德宗失宣公懸金訪之而又皆傾心倚以為相三代下君臣契合至此極矣此其得
君同也肅宗相鄴侯收復兩京德宗相宣公亦收復京師鄴侯感悟德宗乃免易儲而太子得不仰藥宣
公力勸德宗下詔罪已而卒士聞皆感泣此則其安國之同也鄴侯願以家口保全李西平宣公不避上
怒力救姜公輔鄴侯厯事三朝以盡三畧宣公言上六弊以殫盡忱此竭忠之同也讀鄴侯家傳而知其
諫微而善入讀宣公奏議而知其諫剴切直言若鄴侯論盧杞之姦止良娣之博請草表以迎還太上破
桐葉以阻封懷光不以琉璃盤羣嗣恭請以七寶鞍賜軍士又若宣公請帝改過請帝推誠請帝備邊請
帝任將止瓊林設庫拒獻果子官陳節財六條進推恩三狀諸如此類善諫又同也鄴侯為盧杞所忌宣
公亦為盧杞所忌鄴侯更為林甫國忠元所忌宣公亦更為延齡竇參趙憬所忌其遭又同也且兩賢同
事德宗且又同相德宗自鄴侯為相即宣公不言以鄴侯既言即宣公不贊此兩賢之相得胡致堂乃謂
宣公自以後進嫌于爭能猶以私意測尚非賢者心也而其學術始終有微不同者或謂鄴侯好神仙而

宣公則宗孔孟論學術以宣公為正而不知非也。鄴侯好神仙猶子房從赤松子遊藉以韜晦遠禍此正
鄴侯之智也。或謂鄴侯保令終而宣公竟貶死則論始終而鄴侯為優而不知又非也。宣公願貶死猶武
侯鞠躬盡瘁不欲怱然違引此正宣公之忠也。或又謂鄴侯于大盈庫置于興元二年宣公之諫在前鄴
侯之諫在後興元二年宣公力諫德宗去其榜未去其庫也。至後于貞元四年又以稅外錢入此庫鄴侯
再諫德宗又不聽且有勿令宰相知之言則怙過拒諫已極矣。是以鄴侯惆悵不敢即又進言也。此是年
二月事也。至三月而鄴侯遂卒矣。使不遽卒安見不續諫哉。或又謂鄴侯諫大盈庫不從即不言知不可
諫矣。智也。宣公則仍諫此後請長官舉屬德宗信讒而不聽請朝臣察事不聽請推恩起廢不聽請均財
節賦不聽迨至參劾延齡又不聽昧于見幾遂致貶死似鄴侯優于宣公不知鄴侯不死亦必仍諫鄴侯
宣公易地皆然故或規宣公進諫太銳宣公已自言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若默緘取容不
但宣公不為即鄴侯亦不為也。則異而仍同也。至鄴侯薦竇參而宣公擠竇參此似又不同不知參乃得
失參半之人剛果其長也貪縱其短也鄴侯薦之取其長也宣公羣之懲其短也。夫宣公之解內職以參
忌之人遂疑以姜公輔事擠之是誣也。德宗怒參伐參且欲殺參以李巽劾參交結藩鎮也。賴宣公解之
得免死宣公謂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于潛懷異國事迹曖昧若加重辟駭動不細于是僅貶是宣公不
但不擠之且救之矣。故胡致堂已嘗辨之謂世傳宣公有憾于參擠而殺之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以其言觀之甯有是也。致堂之辨是也。惟兩賢行事間有一二不可解者。夫鄴侯薦相何以薦竇參而不
薦宣公。宣公固賢于參此不能為鄴侯解也。又如李吉甫亦賢相也。乃宣公為相而吉甫遠貶及宣公貶
忠州而吉甫銓為宗州刺史人為宣公危而吉甫以宰相禮待遂為深交。何兩賢之後契而前睽也。此又
不能為宣公解也。綜而論之鄴侯忠而智宣公忠而直鄴侯惟智故其諫皆婉諫語柔而圓宣公惟直故

其諫皆力諫語剛而方鄴侯惟柔圓故遠禍宣公惟剛方故遭貶鄴侯柔圓而好引退故人主患難固相親安樂亦不忌宣公剛方而主格非故人主患難則相親安樂即易悟婉諫大臣事君之體也力諫相臣事君之誠也皆是也柳玭謂鄴侯似魯連吾謂鄴侯似子房其忠而智如之好神仙亦如之唐書謂宣公似賈誼吾謂宣公似汲黯其忠而直如之其遭貶斥亦如之至其鞠躬盡瘁則武侯之亞也然黯汲黯而復用宣公貶後順宗召之則歿矣悲夫吾為鄴侯幸吾尤為宣公慨也

陸宣公論

朱澤澤

自古道德才學兼備之儒者往往難之有經緯幹濟安定社稷之畧而歉于慈良惻怛民物一體之誠又或功業著盛而操守不堅小之有身家利欲之私大者無死生不二之節又或才幹有餘而講求不足上之無以道事君之則下之無以禮為政之規優于彼而絀于此瑜多而瑕亦不掩蓋徒任其才智學業以為發施事物之用而不知明道立德以厚根基是以長短互見鱗鬪叢生求其有見于道德而其才其學有所淵源有所運用本末內外之間實暢然無有遺恨之處史冊之中恐未可以數數見也若唐相陸宣公其人者其庶幾焉公之從難于奉天觀兵于長安也懷光跋扈于前李晟孤危于後其安危之機有間不容髮者而公力請下分軍之詔申便宜之令無不合乎時變中乎時機感之而動運之而行隨宜立應迄有成功若夫陳守邊之事宜請長官之薦舉均賦稅以恤百姓收腳價以蓄軍糧辨蕭復公輔之忠諫瓊林大盈之聚對羣臣以論事分存序以建官諸政事又禮法兼賅詳畧畢具曲盡理勢而可見之施行夫其兵革剖析之精明如彼政事之規模各當如此此豈僅恃才智學業之過人而能為之哉蓋公之立身也克除一切嗜好謝絕一切餽遺澄源寡欲以潔身心以對神明以挽貪俗又達于易書詩禮之旨諷習夫聖君賢相治平之道深體乎吉凶休戚待命之責究極乎養教兵刑綱目之詳皆了然于胸故其進

而事君也言君必同乎天言天必驗乎人言政必原乎道必以存誠主信之本端其方寸清明之體根之于經參之于史遠慕堯舜禹湯文武君臣一體之休近述太宗從諫如流之美脞墾敷陳詳明曲盡因其事理所當然而開示之務引其君當道而已及其劾裴延齡貶忠州司馬閉門謝客斂迹韜光幾歷十年夷然于荒涼寂寞之區而有以自樂其所以處窮通死生之際者又極凝定極深遠焉非本道德以運處用其才學之儒者而能若是乎至于今千有餘年矣檢其遺集讀之凡論正君格天撫下愛民撫軍御變之道一以誠信為本而往復條暢以疏之竭情盡致以達之愛君憂國之至性流溢于語言文字而不可遏則其養心修身自治誠切之功素有見于道德而發為才學以形之奏議者蓋駁駁乎有三代之遺意焉雖魏王姚宋之賢未有如此之篤摯愷惻者而况僅僅謀畧之臣安能及其萬一也哉

陸贄內相論

許之俊

天下事有不足得意而適足招尤者如陸宣公之稱內相是也案公本傳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嘗以輩行呼而不名雖外有大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自號內相云云夫以文學侍從之臣而得與宰相並論朝政書生之榮可謂至矣彼金蓮撒炬玉堂題楣何足擬其眷寵耶獨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公即有心國事是時方詞林耳權不宜及此而參與宰政得無侵官乎則人之呼為內相者非美其選正刺其越俎也觀昌黎作順宗實錄謂行在書詔皆出于公同職拱手嗟歎不能有所助雖亦力有不逮安見其嗟歎者非有意讓公而隱懷側目乎不然厥後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何驟遭竇參之忌使裴延齡吳越諸人得行離間遂不終于相位知其不協于同列者未始非內相一稱階之也夫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在唐以前即有此諷刺語公之內相其亦髣髴參軍等之目乎所謂不足得意而適足招尤者此也顧宣公忠蓋卓越千古詎因此遂掩盛德惟春秋責備賢者不得以愛國之切遽從寬議亦願後世之為

人臣者。審于進退。而勿蹈亢龍之悔也。

李泌陸贄論

錢澄之

唐中興以來稱賢相如李泌陸贄皆有社稷功。泌歷事三君。參贊帷幄。收復京邑。為謀居多。贄扈蹕奉天。崎嶇山南。裁答詔令。區畫機宜。乘輿卒以反正。與泌功畧等。二人者。同有定亂之才。謀國之忠。而其用各不同。泌道家者流。有陰謀多奇計。其進言于主也。有術。或迎機而利導。或微引其端。以聽人主之自察。終不抗顏力爭。重拂上意。而債事機也。以故人主樂而親之。故德宗云。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朕所以私喜于得卿也。泌以是能大行其志。而以功名善終。若贄則儒學之醞者。其致主必稱仁義。其出言必本經傳。其于強梁也。一服以禮于吏民也。一動以情哀職有闕。雖事之細微者。未嘗不爭也。雖主之隱諱者。未嘗不言也。當流離播遷之餘。使天下人心攸繫。四方藩鎮用命。皆贄之力也。遭猜忌之主。雖一時信用。而其中實有甚不堪者。當其在奉天朝夕相見。解衣衣之。山南相失。驚而涕泣。詔得贄者。予千金。呼為陸九。而不名。何其重也。彼蓋以時事之顧問。詔書之旁午。不可一日無贄。故不得不隱忍共濟事艱。迨京師南克。車駕言旋。即召李泌于杭州。而置贄不問。上之情于是大可見矣。史稱贄孤立左右。沮短失上意。非也。禍亂既平。忘功記過。向者隱忍以受盡言之情。至是轉增其恨耳。贄固已知之矣。竄犯辭重耳曰。臣從君周旋天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況于君乎。計贄此時。君側既不敢日親。而又無名以去國。一旦召泌至。處已之右。任已之責。身釋重負。如魚之脫于鈞。其慶幸至矣。富有懋哉。是以自泌用事。而贄始終不發一言。雖以泌之措置無可言者。其亦有自懲于言之好盡乎。獨怪泌在上前。未嘗一語及于贄也。泌以贄之賢。勞上所深習。上之猜忌。性不可移。功臣如李晟。尚慮不能保全。至泣而目腫。何況贄言譎犯上。諱者多乎。故泌初入相。見上曰。願陛下勿忌功臣。所以全李晟馬燧。即所以全贄也。後人謂德宗擇相。泌